



44550 陳文賢

我是客家人，生於1951年，祖籍河南省潁川堂，先祖陳朝綱曾被清同治帝封「貢生」（係從「秀才」中遴選成績優異者，調入京城國子監讀書），遷徙來台已數百年。陳氏不但是全國的大姓，在新竹縣更是名門望族，族人遍佈新埔、關西一帶。我很幸運，出身在書香世家，父親在日治前期就讀台北第二師範學校，只有極少數台灣人被允許就讀的高教學校。母親畢業於新竹女中，溫婉柔順，典型的中華婦女。我有姊7、妹1、兄1、弟1，全家子女計11口，我排行第9。



砲操野外實習課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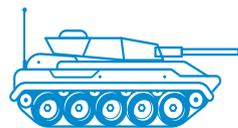
我大姊、二姊、四姊和六姊都是女師專或師範畢業，投身教育事業，尤其二姊在台中區聯考時，高中榜首，她是學校出了名的學霸。或許

是基因的緣故，我自幼資質也不錯，聰慧敏達，在眾姊的壓力下，不敢怠忽，也取得不俗的成績。1958年，父親調任關西鎮東安國小校長，我從坪林國小轉至關西國小。我和大姊年差18，我讀小學時，大姊已是關西國小的老師。



我家分配有二戶日式宿舍，偏鄉小鎮，庭院廣闊，約200坪。利用空地開闢園圃，種些果菜作物，也飼養了些許雞、鴨、鵝、狗、豬等牲口，每日清晨，人畜和聲，好不熱鬧。山上尚有祖產約一甲山坡地，種植果樹，以柑橘為主。我家雖是大戶，但客家人勤勞節儉的本性是與生俱有的，父親對子女的要求也毫未鬆弛。但凡涉及家務農事，都是細密分工，有條不紊。尤其對品德採高標對待，絕不能辱及清白家風，家中雖子女眾多，無一不是對社會有用之材。後來碰到政府推出「三七五減租、耕者有其田」政策，家父釋出大筆田地，領取補償金後到台中作生意，因受親戚拖累而終止並重返教職，直到65歲退休，共執教42年。

考初中時，我以第3名的佳績，進入關西初中，家人們均感欣慰。惟天有不測風雲，初二時我騎腳踏車上山找同學遊玩，下山時，剎車突然失靈，重撞山壁，我昏厥許久方蘇醒過來。返家後，身體不適，檢查知悉腦部撞擊，導致右眼視



利用假期和同學一起拜訪老師

力衰退，胸部續感疼痛，勉力學習。全期同學約250位，我以25名成績畢業，維持在前段水平。我懷著滿懷信心，報考新竹高中聯招，應考時卻因注意力無法集中，甚而在考場昏睡片刻，遭監考官喚醒，成績不盡理想，分發至新竹第一中學高中部（省立新竹中學分校）。高中二年級時，配合學校政策，自降一級併入省中繼續學習。

1971年，我與同班5位好友報名大專聯考及軍事院校聯招，大專聯考錄取世界新聞專科學校，但考量私立學校學費昂貴而放棄。軍事聯招部份本想讀中正理工學院，但因員額已滿，相關單位詢問我進陸軍官校的意願，我就懵懵懂懂地隻身南下鳳山，開啟我的軍旅生涯。

熬過了3個月的入伍訓練，人生第一次手持實體步槍，直覺自己長大了，有了男子氣概，肩頭上多了保家衛國的責任。官校一、二年級是普修課程，我一如既往地認真學習，成績也能維持前段班。二年級結束前，有件大事「選兵科」，這是決定今後在軍旅一生要走的路，全期586人，我成績排序70，在我之前是楊友仁排序69，鑑於我自幼就對車輛機械有特別的喜好，毫不

猶豫地在裝甲兵科第20個欄位上，簽下名字，正式成了甲兵一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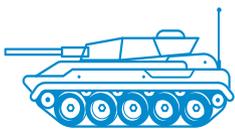
我個兒不高，性格趨於保守，比較喜歡靜態的嗜好。官校時期，我選擇了比較冷門的集郵社團。在那個年代，寫信、收信是我們每天最期待的事兒，首先映在眼簾的，是那張貼色彩繽紛的郵票，有點像真情標籤。1974年6月15日，為慶祝母校50周年紀念，我以黃埔軍校郵票為主題，籌辦了集郵展覽，獲得眾人的肯定。如今看到這些老舊郵票，年青時的點滴回憶逐次浮現，感覺真好。老舊郵票就像泛黃照片一樣，承載年青時的心事，也是滿滿的人生回憶。

1975年8月官校畢業，我的運氣不錯，部隊抽籤，分發至裝甲64旅，駐地在大崗山天山營區。我和虞義輝分發裝步141營，先赴幹訓班任區隊長，之後部隊整編，我調至戰車741營第2連，與杜德成相伴。未久，旅部要派一戰車排到鳳山官校擔任衛戍部隊，以及支援步校步戰協同



和陳燕翔同學一起在裝校擔任教官

訓練教勤。1976年2月，我奉命帶部隊沿縱貫線驅車赴鳳山報到。首次擔任獨立排的主官，責任重大，有點緊張，事事以身作則，謹小慎微，絲毫不敢大意。各項表現不錯，獲學校頒發「最優排」獎牌。1977年2月64旅赴湖口基地訓練，奉



命歸建。

履帶車輛鐵運是裝甲兵必修課程，指揮、駕駛、捆綁，固定、上下鐵皮，每個動作都必須確實，馬虎不得。我是初任官，沒有經驗，這次又是獨立作業，要將5輛戰車從鳳山鐵運至湖口，可是件不容易之事，從鐵皮申請、調度、鐵運的編組、訓練、捆綁的示範等等，幸好排內幾位資深車長，他們都有數次鐵運的經驗，在大伙同心協力下，圓滿安全抵達湖口。

基訓期間，參加排測驗，榮獲第一名，隨即奉調營部連排長，兼助理作戰官。1977年8月任官滿二年晉升上尉，我和杜德成同在741營，全營晉升者集合，相互掛階，彼此祝福，也算是一段佳話。



紅鸞星動娶得美人歸 調返742營接

連長職，兩人又在同營服務，也是人生難得的機緣。1981年8月連長任滿，奉調戰車741營任作戰官，當時741營在嘉義將軍山接受基地訓練，三個月完訓後，奉調旅部人事官。

1978年到裝校正規班受訓，畢業時，適逢旅部接裝M48A1戰車，新成立742營，我與43期陳良濬、陳清堯等學長奉命進駐小崗山營區，編組接裝人員訓練。連長期間，適巧杜德成外語學校受訓畢業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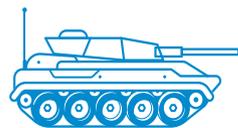


擔任營長率部參加演習

1979年是我的紅鸞年，當時我二姊在板橋國小任教，二姊夫是埔墘國小老師。經由二姊夫介紹，認識了我的牽手王素玉。她是淡水人，身材嬌小，溫柔婉約，眼睛顧盼有神，眉間帶著書卷氣息，一看即知是個脫俗清雅的女孩。自幼聰慧敏捷，功課績優，讀台北女師專，畢業後任教職，仍不辭辛勞，夜間讀淡江大學中文系。我倆見面後，情投意合，有相見恨晚之感，又逢我在裝校正規班受訓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真是上天作美，佳偶天成。很快地在雙方家人的祝福下，1980年1月19日結為連理，落籍板橋。

1976-1982年間我父母親相繼過世，考慮照顧家庭需要，於1982年請調至湖口裝甲兵學校，在車輛組任教官職。在裝校總共7年時間，歷練了車輛組教官、考核科訓練官、計畫科教參官等。在機關學校，工作固定，假期正常，且這段時間是和甲兵同學相聚一起最多的時刻，彼此相互照應，生活得很愉快。

但1983年2月發生陳燕翔教勤時身亡的意外事故，當時我、沈慶光、和陳燕翔三人都在車輛組任教，吃、宿、玩、教學在一起，感情也特別濃郁，他的亡故讓我們特別傷感，令人難



過。1988年，我準備與沈慶光一起辦理退伍，惟因條件不符，只有預備班及士校畢業的可以退伍，我是聯招生，就繼續留了下來。剛好歐陽源在73旅支援營長任期屆滿，旅長來徵詢我的意見，我就同意與歐陽源互調，1989年2月我就到73旅支援營赴任。直至1990年8月服役年限屆滿退伍。

1990年8月25日，我開始到威京集團春池建設公司上班，這是我退休後的第一份工作，也特別珍惜。

當時沈慶光是執行副總，我負責人事行政工作，隨著我們第二批為數不少的同學退出軍旅，沈慶光開始有了創辦「44期同學會」的想法，籌備事宜也漸次地展開。



兒孫滿堂全家福大合照

會，沈慶光當選首任「會長」，我也是首任「總幹事」，任期2年。草創初期擬定了相關的規章辦法，奠定了未來發展的基礎，因應當時需求，我幹了3任的總幹事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人數的增多，組織蓬勃發展，演變成今日北、中、南三區的規模，至感欣慰。

1998年，威京集團有了新的發展思考，終止春池公司的業務，我就離開公司，開始攀登人生的第三座山，投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，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相關行業。這是個新興事業，發展快速，工作也很穩定，直到我70歲始逐漸淡出。

人生如寄，忽然之間已是古稀，我與大多數人一樣，平凡又普通，我們一起併肩走過臨戰的顛簸歲月，攜手跨越流離的斜槓人生。我是何其的幸運，暮年時節，能夠和光同塵，與時舒卷，遠離世俗塵囂，落戶龍潭福地，過著不忝不求的日子。回首向來蕭瑟處，也無風雨也無晴，不鄙視年月，不庸常歲序，有了優遊以終餘年的淡然。



一輩子的牽手長相伴隨

我在公司任職，又是44甲兵同學，責無旁貸成為同學會的重要推手，投入籌備工作。舉凡人團組織的申請、協調連絡事宜、開會資料的彙整，與會人員的連絡，場地的佈置等等都親身參與。我也依據退休人員填寫的資料，完成了第一本44期同學通信錄，成為爾後同學找尋失聯好友重要指南，發揮了很大的功效。1991年6月16日，召開「陸軍官校正44期同學會」成立大